

集部

清容居士集卷四十六

元 袁桷 撰

題跋

書孝宗賜史忠定王褒賢臣頌後

右王褒聖主得賢臣頌乾道八年先忠定王守福唐孝宗皇帝御書遣使繇郡治所賜也始忠定為直講時嘗沐是賜實署御名且書王字于後是後繳帖以進遂復

被是賜焉猗歟盛哉惟聖主之得賢臣唯高宗傅説事
相脗合方王之為直講訏謨定計蓋已見於三善之陳
告監先王之成憲惟孝宗足以承式克欽承旁招俊乂惟
忠定足以繼舊學之素夫豈若持守希阿光禹輩然哉
故其在相位也知恢復為正論時有未至則寧受衆誚
而不避相位三月正色引去未幾符離潰師張魏公首
乞速定和議則昔之未敢出師蓋實在是家居十年王
之心事露白於天而昔之言恢復者皆大言取官位一

無所成就至是君臣交孚過闕入對寶畫森著實彰厥旨非偶然也桷之外大父數文戶部為王嫡孫是生會稽郡君桷實親出學術荒薄爲國朝史官十五年獲纂金宋舊史簡帙繁廣猶未克就五世孫公升王之大宗獲寶是卷他日願上於太史俾有考焉延祐七年十月己酉外曾孫具官袁桷拜手頓首謹書

書彭忠毅汝方贈官誥後

忠毅公實尚書器資公之親弟以尚書門功補太廟齋

郎故終身為右選官方臘陷歙睦杭三州衢介於中公以孤城分守卒罵賊以死當時贈典亦至厚矣嗚呼豐亨豫大之說行馴致靖康長驅中原皆望風迎降嘗讀兩朝忠義録而悲之則公蓋居其首見危致命臣子之當為徽彼桑土不能不憾於宣政之事使龍圖公正色朝著事寧有是哉

書高安蔡中允誥後

嗚呼宋仁宗世康節邵先生以為日之方中至今南北

議論無以易何則賢人多而朝廷治故也今觀高安蔡
中允誥身而稱世為史官請得以考焉故事進士第一
獨命詞以其相繼者為首次其甲乙若幕職縣佐則總
其詞命以畀之石揚休字昌言眉山人蘇明允先生所
敬尊者以高第為同州推官誥中首稱是也元豐前率
沿唐官制舊六曹尚書侍郎總為階官入政府始得之
吏部專職則有三班審官流内銓等官誥中署權判即
判流内銓也知制誥舍人職也亦元豐正之翰林學士

權判曰郊宋郊也言前已改名非也李淑五為翰林學士景祐間元憝同院淑忌其先登譖之曰姓符國號名應祀天實斯年也始更名焉曰絳陽夏謝希深也謂為韓絳者亦非也是年父億為參知政事無父子同要地之理竊考仁宗更元凡九而史官與歷年圖景祐止四年為寶元令誥曰景祐五年倘不知者寧不置疑焉吾敢為蔡氏子孫言之景祐實有五年六月前猶五年也至秋七月郊上尊號曰寶元皇帝凡十四字遂更寶元

焉是則自七月始為寶元紀年者莫知遂悉以寶元元年書之先正獻公以秘書監禮部侍郎領史事先越公為秘丞著作郎覩舊史聞於家庭者若是輔之不鄙謂余世習臺閣故事遂書以歸若夫賛美感慨有諸賢說在不容於言矣至治元年九月丁丑史官袁桷書

題放翁訓子帖

放翁先生送其子之官獨書莊子二章以訓或曰五經切近而書莊子何耶余曰自農師右丞相尊臨川臨川

宗老莊故其家學世守之此二章足以涉世變清而容物遠禍之基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進德之本也紹熙黨禍萌蘖故逢迎者麋於嘉定標榜者錮於慶元雖善惡岐而當時仕進者寧不自重先生教子之意深矣晚歳一出終能全身以歸覲此蓋可知矣汞栴書

題汪龍溪與從子書後

汪氏皆祖新安故先生祭其遠祖有曰散處諸邑非雲則仍今玉山番陽宣城新安皆同所自獨新安之宗其

別爲三貴賤貧富角立不相通叙世遠源分故若是耶先生居饒之德興而宣城諸房皆祖之先生嘗謝其宗家舉刻有曰渡江而上傷不見於它揚其敦叙同姓無彼我之異中興誥令盖合王蘇之精整明暢文獻益遠桷以荒陋備員詞林踰十年每惕念罔敢替敬觀遺墨因以識景仰之志至治元年十月壬戌四明後學袁桷書

跋朱文公與辛稼軒手書

晦庵嘗以卓犖奇才股肱王室期辛公此帖復以克己復禮相勉朋友琢磨之道備矣嘗聞先生盛年以恢復為最急議晚歲則曰用兵當在數十年後辛公開禧之際亦曰更須二十年閱歷之深老少議論自有不同焉者矣公所居號帶湖一夕而燼時文公猶無恙慶元四年公復殿撰此書蓋戊午歲以後所作至六年則文公夢奠矣今觀此帖益知前賢講道彌老不廢炳燭之功良有以也夫

跋蔡君謨帖

蘇文忠評忠惠行書第一後見莆田所刻亦主此論京卞師其從兄而名節虧喪愧恧多矣爾雅姊妹之子為甥至晉世則謂之郎忠惠日習晉帖語與之俱化矣

題曾文昭詩

文昭文肅當貧苦時皆舍人撫字迄見有成至於制誥則殆青過於藍尚書省記實公所作後評文者謂當為萬世法器資番陽彭公與公同臺熙豐改更乃若有不

同者幸以内相謝事卒為全人後作史者宜深考焉

跋曾文肅帖

顧子敦為河北轉運時實司馬公作相之時子宣猶在外服建中調停之説既興善惡玉石黨碑既成則子宣亦復同傳後之作史其去取為如何嘗讀丞相日記類其子姪若公衮輩縁飾術不可不慎於紹興作史見之

跋楊補之月賦

逃禪老人出處清峭當與魏林同傳思陵愛其所作宫

梅將名見之一夕適去此真方外士昔人言蜀無他楊以九州言揚州或言輕揚或言維揚子雲寂寞賴此能紹宗矣

跋米元章帖

中年養生惟獨宿第一東坡貶謫有權發遣之語山谷戒行堅嚴有漫種老生涯之詩信知未易脫釋景遠余故人能寶襄陽二帖晚歲煎熬良不能自存釋氏嘗於此驗生死關聞之者足以戒矣

書東坡寄真隱詩

東坡先生作續養生論知及之而未知守者晚歲慕丹元子真隱翁椭嘗深疑之道以氣為母文以思為宗二者相反聚散有不同耳神行六虛止者合於自然朝市而能之者無是也故近世方外之説釋性命為二途平叔之學不復傳言語動作一謂之性卒未見有超然者巽堂内翰明至理通玄微與時登紫霄峰顧相與竟其説坡仙游八極之表必撫掌視吾二人矣

跋晉帖

晉帖見於淳化多不成文蓋唐文皇去其斷爛以成卷軸今十七帖號可讀餘則不然矣姜堯章作絳帖釋文旁證曲引有功於金石缺亦疑之此帖蓋唐人搨本欲求文義則幾臆說矣

跋于湖帖

于湖先生與王宣子皆紹興進士第一而皆以政事發身二公皆守湖南此帖蓋于湖江東宣子尹京時也杼

山劉季高寓金陵于湖守行宫納謁杼山杼山曰守謁當有故于湖曰願求書法杼山野服以肅于湖拜而受之今其書蓋與劉無異也文獻彫落因異堂内翰出其書敢以過庭所聞者告焉

書陸子履賀復熈河詩後

王樞密開熈河功成而萬骨枯矣至元祐初司馬公堅欲棄横山之地深恐生事之人復啓邊隙故耳維州牛李之事是温公去取之本心後之評史當於是考焉陸

子履歐公之上客作是詩其亦有媚夫上之意歟今皇圖窮吐蕃而西唐宋之恥一洗而盡時則有若総帥汪公以元戎經略梢舊為史官得鋪揚其偉績今獲觀此卷始知英賢夷考往事以展拓其素蘊盛矣哉

跋定武稧帖

歐陽公著集古録言定武二民家各有石較其本纖毫不異是則定武有二本從來久矣後宋諸賢謂薛向之子嗣昌私易定武本別刻石以留公庫此論千人一律

今以歐公所論則明有二本薛守定武果易以歸則民間猶有一本是公庫本為第三本矣議者又謂嗣昌鑱損湍流帶右天以亂真後入宣和曲水亭余甞毫髮辨證亦徽有不同此卷壓角小印正嗣昌名印而米襄陽親跋尤真舊藏張參政孝伯家其子寺丞即之以書名一時大變古體遂不能傳印識猶可考也今以余平昔所見本悉疏於後

不損本

趙明誠本前有李龍眠蜀紙畫右軍象後明誠親

跋明誠之妻李易安夫人避難寓吾里之奉化其

書畫散落往往故家多得之後有紹勲小印蓋史

中令所用印圖畫者今在燕山張氏家

王順伯本第一跋是王𪓐順伯名厚之號復齋有

金石録家蔵石刻鐘鼎篆籀鑑銘泉譜侔内府其

家兵後不廢近歲丁未饑越新昌尤慘遂悉散落

始歸于龍翔道士黄石翁黄秘不示人後有順伯

為浙西提舉時攜入秘省諸賢題名皆有其最著
者樓宣獻劉文節今亦歸張氏
趙子俊孟籲得於閩中有樓宣獻跋剪碎作冊葉
與前一本無異今歸子昂承旨家
蘇承旨易簡第一跋後有元豐諸賢同觀于鄞之
城南崇法院有舒信道字畫然不著名在內侍譚
氏家精神無毫髮恨
趙子固本舟過嘉興遇風舟沒子固疾呼曰蘭亭

在否舟人負以出子固作跋識其事復題八大字曰性命可輕此寶難得子固死入賈相家賈敗籍于官有官印歸濟南張參政斯立今在集賢大學士李叔固家

潞紐略時本題識皆德鄽手書潞軸余以有米跋本遂贈鄧善之文原鄧借田師孟師孟有借書不還癖因留之余跋乃剪去矣

損本

龍圖閣學士劉公克莊本細書澌紙後有賈相跋
亦澌紙括蒼鄭陶孫為福建儒學副提舉得之為
翰林應奉貿質于甕器劉氏屢入子錢卒以逋重
為劉氏所得有叔信父印
損本多有叔信父篆印蓋宣和曲水亭既成亟以
御筆綠京兆薛嗣昌家宣取留内璫所暮夜以賈
金紙即越蟬翼紙疊三紙連印故下本肥中本着中上
本微瘦然皆無異此本子昂得於都城裝成冊帙

甕器劉生手之不置以銀壺杯盂易之

翰林承旨趙孟頫家本得於霅溪陳侍郎振孫伯玉號直齋其家藏書冠東南今盡散落余家亦得其數十種此本亦有叔信甫印

翰林侍讀學士張伯淳本有黃豫章跋余每疑鏡損與山谷差有後先然本無異前數本更俟他日以考

題薛紹彭帖

長安薛道祖與米元章劉巨濟為三友朝夕議論晉唐雜蹟圖畫然其作字則各自成一家紹興中購薛米書最急悉以小璽印縫後御府刻米帖十卷而道祖書不得入石客杭見道祖書一巨卷于駙馬都尉楊公家精神峻整遒深疑紹興不入石之故問于子昂子昂曰薛書誠美徽有按模脫墼之嫌余不能書而深識其語私嘗謂米襄陽書政如黄太史作詩之變芒角刷掠求於匱韞川娟則淺有矣學魯獨居之男子於道祖見之

至治二年八月乙亥表楠記

魯公坐位帖

坐位帖真蹟在京兆安氏家嘗刻以傳世吳中復守永興謂安氏石未盡筆法因再模刻此二本余家咸有之安氏子孫分析坐位帖乃剖為二此帖至行香寺僕射指後不復有盖吳安石刻本卓頭高指後别為一行遂由是平分為兩是安氏兄弟不學之謬東坡見安師文時帖尚全嘗手搨數十本余得坡公搨本於東平王氏

無纎毫失真旁用眉陽蘇氏及趙郡蘇軾印記米襄陽少年嘗臨之邵伯温亦云安氏析後不復見全本此卷筆法絶類米老往見乞米帖墨蹟於子昂家子昂以重資得之余心有疑而不敢言余得此帖紙色行墨絶相類遂定為米老所臨無疑延祐二年八月丁丑袁桷氏記

書梅聖俞詩後

都官公與歐陽公繇河南幕府締交最久至嘉祐元年始一薦為直講距都官之死僅五年耳故王荆公挽詩有

云貴人憐公青兩畔吹嘘可使高岑樓坐令隱約不見收空能乞錢助饋餾此蓋為歐公發也崑體之變至公而大成變於江西律吕失而渾厚乖馴致後宋弊有不勝言者敬觀詩帖精思以求益為之懼至治三年歲次癸亥正月丁未後學袁桷書

黄華帖 名庭筠

米襄陽學段季展得其刷掠奮迅故作大字慫祖之考諸右軍筆陣實未有是體蕭齋丈二盖其鼻祖季展之

變繇是始沈傳師實為雲仍米良有所本矣黄華老人百一帖評品悉祖寶章故其大字超軼抗衡榆儁閲金帝實録老人為脩撰時坐擅議朝政受杖噫使在慶歴元祐寧有是耶至治三年二月史官表榆書

書錢王板授其官長洲縣

五代擾攘十國各有年號獨武肅不以數十州之地自負嵜嶇航海入貢中土其設心置慮良遠至再傳則亦建立元號良繇更易不常尊重其一方者不得不爾唐

末多板授官於此見之唐有勑授官與此無異隆殺有等惟錢氏能守之相時以行一門盛事上極宰輔内為都尉與宋同為終始吁盛矣哉吳越皆本武肅而散處淮甸亦其苗裔展覲無斁因為之書

書孔子廟堂碑

永興公守智永舊法故唐能書人盡變唯永興號為第一以右軍譜系猶在也余嘗見大周本於故家精神道整其雲仍散落不復可考此當在嫡孫行唐人唯魏華

得正傳孔穎達碑與虞相似或云孔卒時永興下世已久

書皇甫君碑

渤海公以險勁易王體故碑石照耀四裔大小皆合宜右軍世傳皆小楷霜寒帖稍展至筆陣圖則疑非真再傳為千文為廟堂碑確守繩墨稍廣拓非歐不能余嘗評歐書化度第一皇甫碑與溫恭公伯仲臨池積年必領其妙余幼不學書酷喜蒐歷代金石覽此益重自棄之歎

題劉共甫與朱文公書

劉共甫樞密世濟忠節而其文詞昭示於隆興乾道之際四方聳動詎止一經生學士哉樞密隧碑實文公所撰文公受知樞密實繇韋齋吏部先友事契此書蓋在江東留守時所作扶植故家解釋僚友非盛德不至是古道寥落肅觀益增泚顙至治三年十有二月袁桷書

跋李公擇尚書帖

公擇尚書手蹟惟鳳墅石刻一見之元祐間為正人以

黄太史為甥它不足論山房藏書以待天下士盛德至矣哉

題子昂書靈寳經

承旨公作小楷着紙如飛每謂歐褚而下不足論此經尾題詎下世纔兩月痛當作慟

書徽宗御書詩

道君書此詩當在寳籙宫所製筆法飛動有凌雲步虚之意真元杳冥詩中有一點真元在杳冥之句驗於五國城下殆詩讖

與泰定元年三月癸卯袁桷書

跋李時雍墨蹟

思陵翰墨志謂熈豐以後蔡襄李時雍體製方入格律繇是紹興初年二公字畫俱用紹興小璽印縫此卷政初年所收宋世諸賢筆法終不逮唐隴西公書深有懐素氣衆觀此足以知其源委

徽宗賜温益搨本黄庭

温益以王邸舊僚崇寧初即拜中書侍郎其傾邪翕訕

見於陳忠肅公之疏迫鄒忠公渡海侵侮范忠宣諸賢之貶湖南而崇寧之主愈近而不疑何哉賈生師傅之論得之矣益死未二十年而其子已登次對典大藩又何哉國之亡也宜矣黄庭真蹟在建中靖國刻為秘閣續帖後易為大觀帖余舊得劉無言雙鈎蘭亭今復得此感昔人寵遇之非當因書以為纍臣之痛泰定二年七月丙寅袁桷記

跋米元章書趙崇公墓誌

故事宗室墓誌例屬翰苑撰述嘗觀歐陽公王華陽李淇水王臨川所撰殆得玉牒之五六而其蕃衍盛大一一皆然今觀崇公墓誌多有可書故鄭太宰所作得盡製作之美噫京城拮索盡籍以行獨太祖諸孫號爲疏遠渡江勃興皆得奉朝請人事之不可料襄陽此卷龍跳虎卧不盡賛述太宰此文亦稱合作惜與王將明蔡元長同傳訖蔽其名可爲歎息

劉貢父與羅正之手帖

彭城劉舍人晩入西掖以元祐元年十二月赤城羅公為開封縣令以帖云相望累年不忘瞻渇蓋元祐二年書也嘗考二公相知之舊始於彭城公之守曹曹為盗區彭城公緩刑而盗息赤城公時為濟陰縣其必有裨於劉公故其以事罷歸即需章留之有曰伏以羅適自臨百里將及二朞奉詔條主於恪恭聽獄訟號為簡諒有識詠頌咸謂得古人之風愿民服從可以當屬城之寄惜其未盡施設遽爾罷歸輙徇輿情亟陳彙奏朝廷

遂允其請後自開封推官為府界提點刑獄其制詞曰
强力民事知其要務亦公所為也羅公政績湮落少見
漫摭其事書於後云

書潞公帖

潞公兩守永興其一自秦州徙知皇祐之五年也其一
自洛入覲到郡不數日即召還為樞密使治平之二年
也此帖謂旦夕赴雍游嵩之約竟不如願蓋入覲時所
作也嘗考潞公之居洛始於皇祐二年之立廟其三年

罷政知許州五年徙秦復知永興未嘗一日歸河南也至嘉祐三年始判河南八年復判河南居洛凡六年方家居無事暢心適意莫過於窮極山水之樂而嵩山去洛無信宿乃不能一踐此約何哉昔王逸少欲遊蜀都汶嶺弗果每為終身恨公晚年居洛幾三十年山水清詠見於篇什其與逸少之恨異矣潞公學蘇靈芝書余嘗見靈芝易州碑豐峭特甚觀此筆法尤相肖越國表

椾書

跋荆公帖

呂嘉問以元豐元年自金陵改知潤州二年四月落職罷郡方是時朝廷積息之弊極矣公時家居然猶不悟其非何哉昔山谷老人嘗言荆公不甚知人痛痒余謂此說殊不近理夫人之厚薄皆生於情之好惡方熙寧間荆公之所惡者多矣至於晩年而其所好者又皆背叛構禍宜其平昔簡牘漠然若無世俗之情今觀此帖勞問勤懇且憂其之絶噫以嘉問之姦何得公之深若

此余嘗讀荆公與嘉問詩末章云所懷在分襟藉草淚如洗惜不為范蜀公司馬公諸賢發之

跋富韓公帖

神宗初年鋭志更治虚席以俟富公之來然當其時言不足以勝辨德不可以厭智君臣之際難矣此帖謂舁杖自便蓋斯時也嘗三復公求退之章未始不扼腕痛憤而或者謂公逆知五行休咎之説而退則過矣

跋蔡忠惠帖

蔡忠惠書筆圓韻滿盖其楷法精到所至令人作書先事行草是猶未能言而強之以歌也近世行體多尚嫵媚回視忠惠書凛凛有清介之氣

跋王岐公帖

前賢作家問語質而情周非如今人從事筆墨長語令觀此帖亦足以少勵薄俗矣

趙清獻公帖

清獻公祖墓與陶山陸右丞祖墓相邇紹興間陸氏地

為攢陵清獻旁近墓地亦皆歸朝廷而不絕其祠祭先朝陵寢遭賊韜之酷痛通于天而趙氏祖墓亦莽為丘墟矣又聞陸氏祖墓復歸王氏今觀此帖慨不自勝

陸放翁答杜賢良求牒試書

金華杜氏昆弟文學行義大科異等固其常也然自孝皇設科之初有司輙抑而不取故李文簡公之子賢良猶不免謗議自此其科遂廢今觀此帖有愛莫助之之意則一試牒其肯為杜氏惜昔葉正則序龍川之文曰

使同甫不登進士則為狼藉人矣噫科舉之弊果足以
困天下之士哉

書東坡凉熱偈

東坡先生作嚴院記自謂夢中所作文不加點至作魚
魫冠頌落筆驚坐則所謂夢中語特神其説耳今觀凉
熱偈語亦與前二文相似釋氏之書皆自梁隋諸臣翻
譯故語質而文窘至若楞嚴由房融筆授始覺暢朗公
文如萬斛泉風至水涌鳳翔祈文與訓詁相表裏則房

融文體一規近之如洗金以鹽濯錦以魚不亦易也焦火凝氷廓然于得喪之域嶺海炎瘴又何足道三挹遺墨清風泠然

書鄭資政伯祖中散題名後

山水清事非砭砭朱墨吏所可與鄭公邑長於斯而三游雁山則其清凈之政蓋可見矣雁蕩之名自唐末始著故前賢罕有至者此碑字畫頗有顏魯公東林題名筆意益可為鄭氏家寶

跋米元章書

陶寂本唐彥謙後石晉時避帝諱改曰陶後納唐氏為壻可怪米元章書

歐陽公常曰士大夫不明氏族與禽獸無異然自晉世渡江譜牒散亡夷虜殺互賜姓別族漫不可考要難以盡責也潞公之先本敬氏易而為文失製字之體今陶氏為婚于唐虧人倫之義盖石郎之害不止割十六郡而已米老本曠達之士而能書以為戒亦足以知前輩非苟於一藝者

吳傳朋書曾丞相夫人虞美人草詩

鴻門玉斗紛如雪十萬降兵夜流血咸陽宮殿三月紅霸業已隨煙燼滅陰陵失道非天亡剛强必死仁義王英雄本學萬人敵安用慘戚悲紅粧三軍散盡旌旗倒玉帳佳人坐中老香魂先逐劒光飛新血化為原上草芳心寂寞寄寒枝舊曲聞時似斂眉怨悒悱徊愁不語恰如初聽楚歌時清魂杳杳今誰主玉骨他年肥為土會當移植漢王宮更伴樽前戚姬舞

右瀛國魏夫人虞美人草歌紹興乙卯七月廿八日吳傳朋為沈守約書

南豐諸曾與王廣陵為文字交吳紫溪實廣陵之外孫

於曾氏有素則此詩為文肅夫人所作無疑噫熈寧之
逢迎建中之調停夫人獨無一語諫其夫而且倚聲弄
筆尚論漢高之戚姬何耶前輩嘗言婦人與知文墨非
美事殆有深意然曾氏子孫空青艇齋世傳江西之燈
閫庭淵懿有自來矣紫溪自謂筆法得柳半葉體不知
此語何所自豈與魯公屋漏法相類然不可强解也

跋黄太史帖

此一帖疑在黔南時所作有云慎言重行蓋息影畏禍

之餘意釋氏與太史有緣輟錢奉馬其意盖可見

跋東坡黄州謝表

昌黎公潮州謝表識者謂不免有哀矜悔艾之意坡翁黄州謝表悔而不屈哀而不怨過於昌黎多矣然余嘗讀嶺海謝表有云人皆相傳其已死臣亦自厭其餘生言至於此章蔡之罪可勝數哉

書劉元城與李莊簡公書後

崇觀間老京竊威擅權天下善類皆禁錮不用而汪龍溪

葉石林陳簡齋號為渡江名賢亦嘗出門下至若元城先生龜山先生莊簡李公進退言議為一代矩範而元城奉祠南京龜山被名莊簡為尚書郎始余嘗疑之久而後知拯世之道有不得不如是也原老京當垂耄之年遂知公論之不可揜張觷以一書生徼言警悟悔心之萌黨禍漸解向微諸公少貶以自逭則其無所顧藉之意將必置諸死地而後止方了齋之為尊堯也其意蓋亦若是至於羣姦轇轕用權之道迄不可救由是聲

罪而正之吁豈了齋之願若是也朋黨之禍盛於東漢張讓之喪持正論者一律獨一陳仲弓往弔後卒賴以解禍乃知志士仁人之用心雖相遠數千百載蓋未嘗不相同也此卷皆先生與莊簡公書清名勁節其淵源實自玆始至紹興和議之首莊簡入參大政皆昔時所聞於諸老救弊之説遠歷瘴霧其大節蓋自可見惟元城先生字畫端謹之妙有不待贊述敢因莊簡出處之事推先哲之所未發者而書于後丁酉歲正月丙寅四

明後學袁桷書

跋唐鎮遏使侍御史倪亞手帖

桷與番陽倪仲寶同為太史屬一日出其先鎮遏公墨刻一通以示實象山先生識焉俾桷有述謹按鎮遏使廢置之始縣貞元間悉屬諸刺史而邊於溪峒連於蠻徼者則特置城鎮而刺史不與焉廣明以来江淮之地秦畢孫楊迭相雄角而鎮遏之職隸于節度信為犬牙要衝雄石鎮之得名實貞元以前遺令唐制御史別為

憲銜自押衙都虞候至兵馬使凡十有二年而始為監察又積年而遷止於侍御史其功高而軍倍迺得為中丞焉故當時稱謂咸以中丞為貴今此帖言中丞誠尊稱也仲寶言御史之傳今十六世而丘隴昭穆封植彌謹遺言僑諜日補其未備譬之岷江初若甕口而至于海者其源遠故也念昔吾里衣冠故胄皆為文安公之門人俯仰變更而事有不可言敬觀遺墨實勞我心仲寶尊祖敬賢其深匱藏之俾勿壞大德乙巳四明袁桷

書

跋李後主詩藁

右散騎常侍徐鉉奉使汝陰泣觀故國主詩筆太平興國壬午歲前十二月十六日西湖北臺記

李主辭廟北行時猶倚聲製曲不知降王宅果淒抑也晚歲幽憤溢于歌詠竟以憂死獨徐鼎臣守遺臣舊禮痛東鄰之煽禍怨歸錢氏而此卷文僖寶之何耶鼎臣題識足厲薄俗方承平時士風譪然故莫有疑迕使以文為

害則當如律令矣悲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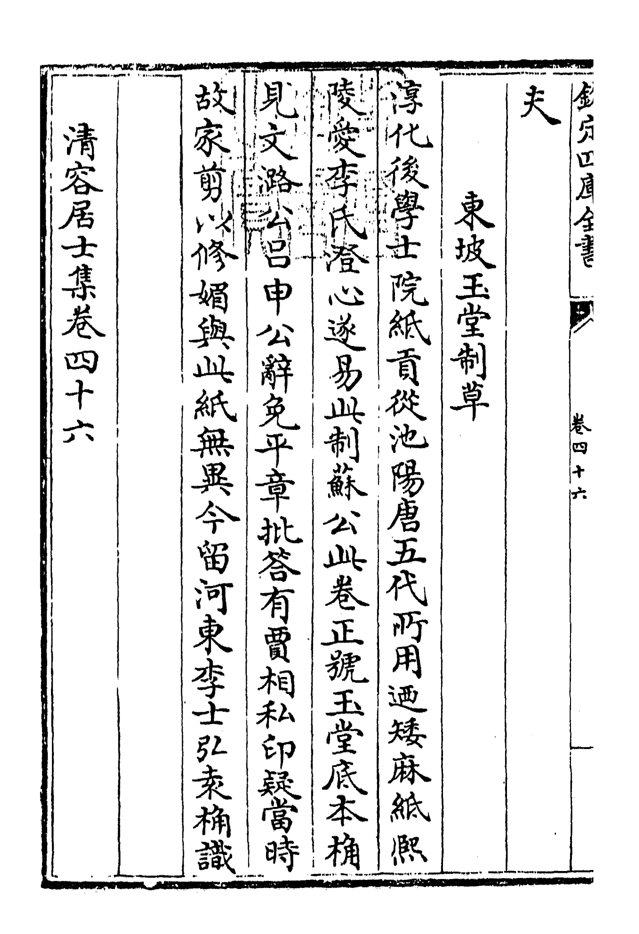
重光書世謂撥鐙然不解何語按書記言推拖撚拽乃具秘訣先徳學士為李西臺余嘗見其三體道徳經及風后廟碑甯為無疑天駟監太平興國四年置監有左右復各有二故岀印云第一也畢少董文簡公裔孫縣東平南遷多蔵圖畫雜蹟後入秘府紹興間人謂之畢谷董

李丞相在翰林三十年太平興國八年始入政地如屘

李二學士今玉堂集猶存其制誥趙嘗預修實錄所謂初本者是也徐公八分世不多見益可貴重時中宜正色深寶勿為豪巧者竊侮是日表稱重記

跋姚子敬所藏東坡書飛白記

東坡先生語慶歷皇祐末嘗不感歎三復此正紹述深意熙寧諸子迺始崇是議元符間何耶僖見蔡君謨飛白廣不盈尺此字當與是記相屬思陵購先朝書入秘府悉去題識今不可復覩而記為子敬所寶誠可感也



夫

東坡玉堂制草

淳化後學士院紙貢從池陽唐五代所用迺矮麻紙熙陵愛李氏澄心遂易此制蘇公此卷正號玉堂底本楠見文潞公呂申公辭免平章批答有賈相私印疑當時故家剪以修媚與此紙無異今留河東李士弘表楠識

清容居士集卷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七至五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汝嘉

謄録監生臣鄭以伊

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七

元 袁桷 撰

題跋

題唐王真公主六甲經

靈飛六甲經一卷唐開元間書當時名能書者莫若李泰和徐季海然皆變習行體獨鍾紹京守鍾王舊法余嘗見愛州刺史碑黄庭經無毫髮違越至開元間從䟽

所入朝一時字畫皆出其手此卷沈着遒正知非經生輩可到審定為紹京無疑昌隆公主睿宗第九女景雲元年入道改封玉真因以名觀方盛夏時工役迫急群臣諫疏咸入魏知古之疏有曰陛下為公主造觀將祈福祐季夏之辰興工犯禁百姓居宅卒然逼迫令其轉移功德何有觀地盖太平公主之舊第也唐世諸主多强入道以為報本冥福否則和戎以弭國難為女子者不亦難哉併識其事于後

跋竺氏藏舒沈二先生書

二先生授學鄉里時踵門而登巍科膴仕者固不一二數殊異以後衣冠淪落有不忍言者獨剡源竺君嗣孫稷猶能守儒保世庋藏二先生遺墨惟謹栫伏讀沈公書誨有曰兢兢自持若果能爾何用師友審竺君誠能用力於是舒公誌其歲月則曰樂道其教子篤更百年敦厚愷悌之澤今復未艾竺君諸孫宜力修而善繼焉俾勿墜衣栫書

題唐臨講堂司州帖

臨書如九方皐相馬遺其玄黄筆意洞達妙在轉摺若拘然位置不復有神韻矣唐臨十七帖較閣帖多異此卷紙品墨色真數百年前舊物宋世唯蘇才翁米襄陽得此妙解能書者必能深辨

跋鄭太宰奏撰樂章

故事圜丘明堂孟享宿齋之夕六宮起居奉表必委學士翼日復命它學士作宣答詞車駕還宮始賀慶成及

錫賚亦皆學士所為詞臣書詔填委葢不止是也自元祐以後罷合祭儀文悉倍舊規國用不足二蔡之徒悉遵王安石熈豐理財之法史官書之未嘗不慨嘆也鄭皇后三為妃嬪始正后位實大觀四年之十月令觀太宰鄭公奏撰樂章之文在十二月實此年也鄭相世居開封三開茅社雖繇掖掖之貴而其子孫殆有能以詩書自顯都承公興裔詳習刑政令世所行大理格目實自公始蟬聯官簿見於周文忠公所為墓碑四世孫出

示手勑足以見一時文物之美噫翩翩不富之戒又何其速也延祐三年五月甲子史官袁桷書

書唐臨蘭亭紹興內府故藏

定武蘭亭文皇摹本所刻故毫髮無踰矩至徧賜諸王羣臣則皆一時能書所臨精神橫逸雖抵掌相似然猶以為優孟也余所見元嘉賜本第一神龍第二蘇才翁家本第三才翁本則祖神龍褚河南悮字本第四馮承素本二第五褚庭誨本第六陸柬之本第七最後復見

米老所做褚河南本第八做馮承素本第九今見此為十矣十本皆臨書與定武徵異同又皆繭紙非雙鈎響搨所可作米友仁定此為模本失之矣况此卷濃淡結構皆出已意每攬二字落筆尤奇媚米老臨模誑一世豈此法不以授其子耶柯敬仲好法書而近世輙效米老眩易者十有八九故余特叙所見且以為貴耳賤目之戒

跋齊竟陵王蕭子良書

敘云齊永明三年正月十九日撰自書契以訪唯文字象形鳥跡總成一卷

韋續纂書體中有張芝一筆書鍾繇行狎書曹喜懸針篆書杜伯度章草書此卷蓋五十六體之十一耳蕭子良書不傳於世獨述書賦其書有力而無體此卷是唐響榻粉蠟本筆力遒勁有智永僧法宗少文作一環草蕭齊咸慕之子雲書政與此類文皇乃深非之何耶圭璧殘斷然猶審為朝覲遺寶吾於此書亦云

跋柳城懸隴西李夫人誌

顏魯公錐沙印泥法僅傳於藏真誠懸真得其遒勁魏晉隸書以匾古為工至唐虞永興褚河南猶守舊法唐世碑刻作字逾廣遂以長勁為能而晉法悉變矣近世書家不屑顏柳競為李北海書而隸體遂絶余拙於書而善鑒未有能易余言者往歲嘗見柳公書清靜經西昇經靈寶經易賦心經凡五卷當以此誌為第一

題定武損本

損本定武多匱金蟬翼越紙所印字彌精神不知者迺

以纖瘦疑之當宣和流觴亭闕昌宣索急驛以進内侍梁闕以蟬翼三紙連覆得百餘本故上本差瘦中本肥瘦得宜最下本與不損肥本亡異雖非北紙實皆薛氏所竊本也此本益是薛氏舊本紙墨昏渝殆猶東郭子綦垢獘愈甚而神益清望而就之真有道之士也

跋懷素草書四帖

藏真論右軍書未若深服後迺為黃長睿所貶殆釋氏

所謂報緣員嶠實晉之餘復游戲唐蹟吾意後人無敢出議口當以是為徵

跋歐陽詢隅隩帖

評書家嘗言率更書難雙鉤葢其落筆全在骨法若填補肥媚則失其體𦄵見唐彦猷摹鄱陽帖筆意絶近此卷殆髣髴之矣

跋聖教序

三藏記𦄵經生多習之李西臺人品高猶不免蹈襲今

觀此卷遺其玄黄非有拘窘蓬莱神仙海鏡雲滅濡毫
而踞𩨗鼓非此翁也耶

跋懷素自叙

自叙墨蹟俱有蘇子美補字凡見數本董道進德壽殿
者為第一然子美所補皆同殆不可曉善鑒定者終莫
能次其後先令觀員嶠所書貴耳賤目之士願加詳焉

跋急就篇

索靖急就王廙所藏僅存於衣摺是渡江時已不完章

法微茫轉摺之分少失之則訛謬矣自唐以後遂不敢
以是擅名觀此足以驗筆塚之功噫誠難矣夫

跋懷素聖母帖

劉綱得道四明余嘗欲游山中攀懸崖坐石牎問超世
之旨而未得令觀此帖極偉怪素為丈世未之見而此
帖亦世少摹刻觀法書幾三十年諛聞若是是果孤陋
耶

跋玉筍觀李後主牒

漢武南巡以天柱為南嶽而江西諸山言神仙者皆宗之玉笥山記所言漢武良本此至蕭子雲撰立館碑有曰清虛之館葢其地也李重光以蕞爾小邦當開寶末年兵勢寖迫奉宋正朔不暇給而猶曰御批此殆終身不去帝號之諧所行文又曰準敎則王制也南唐之亡城陷猶誦佛不輟渡江雖功在曹彬而江面濶狹表裏實一僧圖獻于太祖宋史闕言耳九華先生道家者流李主得國之效覩其成敗為之憮然前史官衣楠書

跋蔡君謨汝嶺帖

君謨行書蘇文忠定為第一其所摹右軍諸帖形模骨肉纖悉備具莫敢踰軼至米元章始變其法超規越矩雖有生氣而筆法悉絕矣昔人嘗言程李御兵各善其用學程之道猶魯男子也君謨蓋深知此唐人雙鉤多橫榻執筆尊謹懼其妄出胷臆也今觀汝嶺帖較唐文皇稾木本益足取徵延祐五年六月會稽表桷書

秘閣續帖劉無言雙鉤開皇蘭亭

元祐間詔以秘閣舊蹟淳化所未臨摹者命劉燾無言董其事為續帖十卷至建中靖國畢工後大觀間蔡京復增臨十卷去無言所題命京改題通為二十卷後復有孫過庭書譜今世號為太清樓帖是也開皇真本後豯權場復入德壽御府號神龍蘭亭紙前後角有神龍半璽蓋唐中宗時所用印也理皇下嫁周漢長公主于駙馬都尉楊鎮故事奩篚奏進禮物一百有二十奩理皇從復古殿取神龍蘭亭為第一奩以報宋社亡楊氏

子不能守歸于濟南張參政斯立大德末年復歸集賢
學士李某余得見之以百花蟠龍官作錦為褾首前有
希世藏小璽真奇物也此卷正為無言在秘閣親摹事
見無言手跋向氷文簡公裔孫當韓侂胄聚閲古圖畫
皆出氷鑒定自淳熙後圖籍考訂之富惟雲溪向氏錫
山尤延之諸暨王厚伯三人然字畫最惡拙及令與僕
遂成四人延祐七年二月六日越袁桷記時官集賢獲
覩此卷賈相舊物也

跋蘇文忠與黄師是尺牘

黄師是寔先浦城人其父頴州府君好謙與二蘇公為同年進士師是遂與蘇公家通姻譜嘗為提點刑獄文忠有曰白首沈下吏緑衣有公言之句所謂緑衣葢指侍婢朝雲言師是官職之不遷云爾師是官至侍制其弟寔星變上疏論蔡京遂長流海島有子子游脱驂以葬歐陽徹張魏公義之後居四明之奉化此帖縫印曰仁儉者為子游之子而視師是為伯祖仁儉之曽孫應

春以詩學教授鄉里後其子皆為達官𢒰嘗聞長老言其家所藏二蘇公帖凡數十紙五世澤衰皆散落殆盡此帖盖遭毋章碩人之喪文忠所慰唁者舊亦嘗見石本今獲真蹟為之深有感焉

跋米元章書

元章壯年學蕭誠書後學段季展最後悉意師褚河南其體三變晚復規模大令往往行書為長御府米帖有楷書周官性不耐拘檢時有塗注中原諸賢所見周官

益行書也草書之變始張旭行書之變由米老益其鎮逸政相似耳孫過庭嘗自言作書無一筆大令善書者必能評其優劣也

跋汪氏推恩誥

右信州汪氏孺人誥一道實壽聖齊明廣慈備德吳大后壽七十時孝宗上壽康壽殿推高年恩所賜也紹熙五年復以八十行慶壽禮未幾孝宗崩危疑之際定立曾孫母儀四朝猗歟盛哉嘗考乾淳之際國境寧謐天

子以孝治天下一時郡縣以年高聞于朝者視汴史惟最多舊制男女凡年登百歲得官封仕而父母年九十官封如民百歲而慶壽恩八十以上始得預如前制差等焉張氏自待制時爲宦族則汪氏之年耆益可知矣參政師默益施公施爲廣信人首相文定王公淮實桷外祖母碩人之大父于時文定作相其母夫人猶迎養相府君臣廣孝於是可見元傑沈靜好修學老子道猶能寶家牒於易代之後故國喬木藹然遺思桷也世爲

史官得無書乎表桷記

題李龍眠雅集圖

龍眠舊作雅集圖在元豐間于時米元章劉巨濟諸賢皆預益宴于王晉卿都尉家所作也嗣後詩禍興京師俟邸皆閉門謝客都尉竟以憂死不復有雅集矣元祐更政蘇文忠公為中書舍人黄太史入史館張右史晁河中為正字秦少游以品秩最下亦校黄本書籍未幾晁以憂去又未幾趙挺之論蘇公少游魯直同一疏否

則晁亦在疏中矣噫元二之際號為翁和黨論之萌益已兆朕良可悲也此圖蓋作于元祐之初龍眠在京後預貢舉考斯時之集則孰為之主歟曰此安定郡王趙德麟之集也德麟力慕王晉卿侯鯖之盛見於題詠文潛嗜飲樽罍滿几者其實也少游凝然有思其小秦王之意乎魯直每遇家妓輒書裙帶令乃題卷猶故態也東坡公精神凌厲見於筆墨而待門下三客益未嘗以此易彼嘗考文章盛時各展素蘊故六君子别集體製

各備後宋之弊以華貫為重墓中之文前歸於周文忠公樓宣獻踵之至於末造劉龍學專之矣仰止英躅庸書于後

題八馬圖後

龍眠嘗作明皇八馬圖此葢其雲仍也奚官調牧深得沙苑閒意態畫評云人稱高名馬虧先匠余於斯圖亦云

題雙竹圖

彭城遺派如俞且軒梁卒菴皆有蕭洒意態世人貴耳

賤目正不免如米老牛即戴嵩象即章得之誚此卷變

折枝煙雲慘淡展閱晴齋頗有莊生去國幾年之意

書藝祖皇帝十節度風雲圖後

杯酒釋兵柄此啓運立極之基也然文盛武衰亦自此

始攬風雲圖痛當作慟遺民表楠書

以辟穀圖壽張治中俾識其後

參預篤素張公孝伯于湖先生之從弟為貳卿時有以

辟穀圖為初度壽觀其詩語典密超遠非參預公不能

受未幾入西府又陪幾政偽學之禍公實彌縫雖一手
獨拍國史時政至今猶可考也晚歸桃源領祝釐十餘
年康强壽考是生樗寮太中公亦以字畫醖藉重一時
年過八十作字猶嫵媚本茂枝亘有自來矣桷大父嚴
州於太中情好深厚每相顧語時事艱蹇思欲如參預
公嘉泰時不可得風雲變更此圖遂為袁氏家寶思得
留侯裔孫以永兩家傳襲之美治中張公精神炳燿篤
志文物於吾家族祖正肅公有三世之舊振鑾甬水言

語氷雪誠信金石優游孫讓而發不可犯事不徒作超然有黄石公審勢之道桷往游金華聽言論之緒靚兹佳辰敢以參預張公所至者為祝俛仰疇昔今百二十年矣庸書所聞為公壽四明後學袁桷書

題趙希遠山水

前賢議大年山水平遠多朝陵往回所見今觀此圖殊有泉石意態吾鄉樓宣獻公嘉泰坐錮十年不作子公書問趙尚書時方尹行都其猶子輩行後先不同要知

此畫不當以此為重近世附會率類此

題家山圖

巖壑朱鴻臚翰墨繪事乾淳諸老咸尊許之余屢見其書浴神賦飛端圖當未易入書畫家評品信知前賢遊戲不得以藝名目竹墅先生舊為江行圖登瀛圖復因思陵書法充為學書韻譜使之較藝書畫二博士意其猶朱鴻臚也藝成而下韋仲將閻立本懊恨莫雪則知游戲深意未為害道桷客錢塘獲觀家山圖於其從孫

一清典刑日淪雅思清集萃于墻屋之被文繡宜深寶藏以示同志

題赤壁圖

空濛寒〻江望斷壁如日色羈臣謫子作凄然懷土語似傷正氣余嘗讀囚山諸賦深惜其才其不遇果命歟覽此長卷益知東坡翁百折不撓非景物可動為之一噱

題模本重屏圖

重屏圖至汝陰王明清氏始定正坐者為南唐李中主

像余嘗見樓宣獻公家周文矩所畫初本前有祐陵御書樂天偶眠一章噫承平盛時君臣圖治而區區慕企耆年之安佚禍及於身國亡於嗣苞桑之戒有自來矣此卷模榻不遺毫髪迺喬仲常所製深得龍眠筆意而精巧過之以此辨定

書牟端明脫韡圖黄魯直返棹圖贊後　子昂畫

時守當途所贊

嘉定改元首召樓宣獻公為翰林學士承旨更十七年

不復有繼而學士亦久虛不用寶慶初首用鄭忠定公時則有若洺水程公相繼為學士端平則真文忠嘉熙則魏文靖文忠不肯拜命文靖不兩月即入政府矣淳祐特用三人曰端明李公參政應公其以不能辭者吳丞相一人耳至景定始踵用徐公端明年公獨年公至咸淳初猶學士噫四十一年理宗所命内相不過四五人則凡號為學士者誠難矣方陵陽李先生特以史局入蜀為叅謀首辟先生以自近蒼黄出蜀李公造朝願

給筆札補其書先生之助為多龍翔之役丁董氣虢無敢犯一麾出守惓惓憂國絶侥踰鼠穴之蠹初圖見之感揞摘文致之獘太史之圖見之裕于子孫經術淵懿為東南師表故國喬木殆於是見之矣念昔至元乙酉嘗從子昂承旨公于錢塘于時年少氣鋭各欲以文墨自見此圖之作實在是歲鼇頭之兆殆表於是桷也學不加進而志日益懦肅容斯圖其亦有所感也夫延祐四年九月袁桷書

題楊補之梅

逃禪居士平生文章字畫清勁簡潔獨作梅花習宮體

豈宋廣平遺意邪德壽殿深愛之嘗命作橫披親御翰

墨懼以是干進即脫身還里士大夫自重若此可以見

昔時之盛

題湯叔雅梅

舊見叔雅作三香圖踰二丈遺其女準奩田四十畝清

實清矣如太清何叔雅性慕曠達其繪事有山林枯槁

之意德壽殿逦不喜之何耶過不遇有命昔人評詩謂柳塘春水真富貴語叔雅豈故為是以自況然予嘗聞評畫家言竹外一枝水邉摇落非叔雅不能益棺論始定於此圖見之

李成寒林

李光丞畫多入御府在民間者其子天章以金帛悉購藏故米元章作無李論此卷王都尉畫帙中物余留京師見寶繪堂畫帙僊佛折枝禽畜凡三帙後入宣和太

上皆御題姓名復加寶璽宣和最重光丞山水今裝潢犀軸皆舊物葢從畫冊表而出之者摺文猶在而後紙略剪去至治元年十一月丙子導萛號玉冊置省中歸坐南牕書

題小坡竹石牧牛圖

小坡竹石綽有父風後倅定武駡賊不屈以死其風節不墜光于前人矣坡翁流落困苦有悔不長作多牛翁之語將買田終老于陽羨而志迄不遂此圖之作無乃

聆庭訓以寓初意與江南穲稏千里一色久客于京塵莊舄故鄉之思無言而色已動覽之悵然

題李伯時馬性圖

仁廟賜郝參政此圖
為龍眠李元中作

龍眠三李元中厠伯時豈淺淺哉嘗聞伯時欲工馬形狀或有告者曰非入天廐不可今世所傳好頭赤等圖悉天廐摹寫鳴立起俛神氣洞馬腹矣後復有告者曰子性非馬性入於自然寧有悔悟使真入之曷有出理

曰是懺悔作大士像袁桷曰性以理成物具理具區别有殊性善益彰惟我仁宗皇帝溥博濟物一視同仁其所以際待大臣者實有差等其膺是賜非臣彬不足以稱龍御上賓先臣不接踵以逝誠有是也夫嗣子升至治二年命小臣袁桷叙本末謹稽首拜手為之書

題王黄華墨竹

黄華老人祖襄陽筆墨至於平世不遇卒至窮困流離時使之然使生元祐盛時實不在米老下文丹淵用墨

意在筆前覩此卷豈在彭城下邪德常評古精詣遂取其評以書

題李龍眠十六羅漢象

龍眠白描多用吳道子卧蠶筆若一用界畫法則非真矣此卷山林嶔崟骨相巉崿猶有離王舍城真態非復有江右卑弱儀度神閑意定視天台靈鷲直瞬息事龍眠神氣洞馬腹晚修蓮社得無冥會耶

題彥敬子昂蘭蕙梅菊畫卷

余嘗見彦敬子昂親作繪事生香踈影光透紙墨觀者莫不歛衽二公既下世摹傳益多優孟之叔敖幾不可辨觀此生意猶侍杖屨時也

題子昂擊磬圖

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蒯聵父子之亂於斯時也聖人得無所感柴也其來由也其死事果有至於此名畫記有擊磬圖不存子昂創意作此本其亦有所感也夫

題鄭有之蘇黄海棠詩卷

吾鄉樓楚公為令登封得嵩山之石以歸自渡江來南北隔絶其孫宣獻公遂築樓扁曰登封而貯石於其上京洛慨歎其記文實三致意焉華陽自甲午之破衣冠南來不一二數土地之宜登於王所者悉絶若奇花美木往往於前賢題詠中髣象而不復可覩金華鄭有之北山先生宣撫公之裔孫其家有蜀棠一本猶傳以為宣撫公自鎮蜀歸時手植有之復得摹圍閣所刻東坡

海棠賦一篇又得黄太史所草合為一卷每花時舉酒展卷髙歌居然萬里之勢見於眉睫其與宣獻公之意政相似余嘗聞牛奇章聚花石之竒麗而身不及享近者内翰洪公築瓊圃於第而幾致奇禍孰若宣撫公清名懿行淑於後人一花之微猶存於百數十年之後古人有言曰十年之計在木百年之計在徳今徳與木俱存而無墜豈不美與謹書其事于後他日訪喬木之居坐花陰之下舉觴相屬當為賦其事

書趙監酒墓記後

唐世宗室其初皆有封爵世遠親盡遂與異姓之臣雜而仕宦至或流落民間故作史者深為之歎惜然而石堤谷之慘則又有甚可歎惜焉者也宋太祖懲前代之失諸降王子孫皆得登仕版而柴氏錢氏復與為婚姻號為最盛至於靖康大變流離南來皆得奉國牒以見于宗廟絶猜疑之嫌於此可見余嘗自紹興以來考其世系彬彬秀出亡慮數十人至若魏王諸孫雖其族屬號

為疏遠卓然可傳者詞華則德莊仲白清謹則德老父子抑有以知祖宗垂裕之盛乙未秋趙君開叔出其皇祖監酒君之銘謂余曰此相國程公之所作也監酒君於魏王為九世孫而文昌公之從子也文昌師性命之說於慈湖先生為時儒宗曩先人官廣陵時詔以家世舊聞甚習暨歸餘姚故居每拜高曽墓下讀諸老所述先德夙夜畏懼不能承嗣丙子奔播善和故書與墓碑俱燬為庶為奴不敢自恨獨欲求程公之銘不可得也

惕然於心幾二十年今復獲于四明之族黨誠不勝慰喜其為我記其事余曰世之畏禍者多矣變姓之張禄別族之輔氏蓋思以自全也今君之喜非昔之喜也君方以易推策隱市以自活易之道非止於是其憂患之深者也養其支離以盡其天年斯足以不辱其先矣餘不足為道姑書其事而歸之

書進脩堂往還尺牘

始曾大父越公從正獻公時通判少卿方總角誦書正

肅公方入小學于時諸生從正獻公凡數百人公教不及諸子母夫人戴氏手模顏魯公大字以教諸孫宗盟之好實夫人啓其議故越公少年作字亦習此體後伯祖通判大父嚴州尤相與模學進脩堂書體兩家敦叙情誼於書牘猶可見也嘉定癸酉歲正獻公自九江召歸郎省越公亦自桐廬入為奉常屬官後正獻公為待從而越公復入著庭同朝凡六年後三年正獻公奉祠歸里越公以列卿尹臨安公作詩十章相寄奬勵尤深

而其首章有曰少年妙譽已超然不肯隨羣苟目前葢猶言昔時遲赴禮部相從事也曁正獻公薨越公挽章有曰燕堂聨族子講席後諸生葢言合譜時事也自正獻公而下書牘無慮數百皆藏二父房往歲從兄子禮舉此卷以授已丑之災凡先世舊物一夕而燼獨此以藏于故山獲全追念二祖宗盟之始今已百二十年舊聞零落懼不復記憶因書識于後俾後之子孫得以有考云甲午歲良月曽孫梢謹識

書馮將軍翠峰詩後

金煬渡江世人咸稱采石功為雄偉而不知煬之首謀以海道進兵為第一向非膠西用奇決勝則長驅海陵江左殆未可保始余閱李伯微甫繫年書深疑紀采石之事為多膠西之事為略閒閲傳記則知前輩已議雍公之張大而伯微甫雜記亦書雍公經理關陜之不遂益未嘗不置疑於其間也膠西之戰李寶功誠不得泯若馮將軍事獨不見於史可恨惟趙氏遺史所記號為詳悉而所謂當時卓然奇功皆歸於

李寶之偏將曹洋乃於馮將軍深有異論且謂獨請海艘借勇以避虜棄陣却走於凱旋之先余嘗反復其事有知其不然者夫軍法莫嚴於背兵李寶非能假馮將軍者也其㨗也實寶命曹洋詣闕以奏洋安得不掩美以自稱方是時猶槩受其賞將軍之不却走也明矣所傳聞異辭聖人猶疑之遺史重妄之罪深矣微正獻公直筆以行遺事則將軍之功不止於泯焉而已也楠曾大父樞密越公尹行都時築射圃曰旬閱下教出將軍射法以試士伍

白首軍校猶能誦將軍射譜樞密公訓閱之勤山陽美兵公以不發兵坐視責時宰由是去國于時領兵殿巖者幾欲承受風旨襲夏震遺志以報私恩每思將軍之忠烈有不待子孫而後傳也今觀翠峰題詠諸老贊述滿卷獨正肅公書尾之語猶不滿於紹定之事噫其亦有望於後者與彭叟成紀正裔今為范氏後馮范之譜猶臨邛高魏之譜也昔陶商翁劉景文以邊將有能詩名將軍翰墨之美誠不愧古昔彭叟以詩書迪紹前人

光其當不止此敢辨遺史之妄以補家乘復以勵彭叟云丁酉歳正月辛未越國表桷書

書史文靖爲西山先生薦黄參軍家問

嘗讀西山先生通文靖公啓有曰四紀奉常之第三州刺史之符華塗咸擬於直登雅操獨安於平進又曰青原彭蠡善政有百年之思太白東湖勝賞窮四時之樂味繹詞旨葢不以赫奕爲可貴也紹定元二先生去國文靖亦歸老里第今觀薦士之急遂因父以致其子而

文靖諄諄訓諭尤以先生為重絕干撓之嫌於斯可見桷聞諸老言永國為相時欲迎公政府就養不一歲而返方永國之入相也公獨言參預應公宜為文字官應時以議端平兵事謫歸里未幾果得召命將入國門劉濮二豎相繼論去公聞之歎恨數日噫父子至親宜無所嫌避在隆興時若張紫微之總得近世之江文忠誠有不可處若文靖父子誠無可議一時廷紳不免有�括之譏慨貴盛之不常愍天運之日圮三復遺墨肅襟

以嘻是歲五月乙亥年家孫衣㮰謹書于其曾孫益伯

題識之後

書張仲實家譜後

古者别姓收族莫嚴於祖廟自宗法不行各尊其禰不待數世而視為絶族益譜諜不修廟制不立迄無所藏附故耳唐世廟院之法猶有遺意至宋令甲非君賜不得立由是公卿大臣各懷安苟且視以為難事自渡江來承賜者亡幾其所立廟卒燬於火或撤去不復立而

獨張忠烈王故廟易代猶無恙方承平時張氏族號最盛散處都邑其房院稱號各以數目為别歲時烝嘗男女長幼悉列廟下而復擇宗子以主祀傳于今其法益未墜也昔摯虞以漢亡之後譜傳之失子孫不能言其先祖推其本始作族姓昭穆夫當流亂之餘理固若是而先儒以為厚風俗之道亦莫若明於譜系今仲實因故廟之舊合七世之譜旁行邪上如指諸掌慨今思古將襲德踵徽使夫來者之有以自振而其可傳者非止

於章綬赫奕而已夫尋丈之木其旁達拳曲者莫病於本也阿閣之鳳翽翔振迅者無害於德也惟其有之者斯似之也書曰紹聞衣德言又曰廸惟前人光仲實其勗之矣表桷識

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七

清容居士集卷四十八

元 袁桷 撰

題跋

書張忠烈王傳後

世言老子書富國强兵以予觀之是未足知其說老子言佳兵者不祥而陳平亦言陰謀道家所忌夫其書學道者之所祖而言用兵有不得已之意則兵者非真喜

用也宣政以來老姦宦竪爭𡚁兵立功於僥倖馴致靖

康之禍議者謂佳兵於此可見矣至於建炎兵不得不

用而一時狃宴媮之久長驅南來蔽遮阻厄者皆望風

奔突驍將巨鎮遂廣立屯衛以自重而東南民力匱轉

輸供給之苦未幾而紹興用事者言罷兵矣方是時秦

氏子誠無所容罪獨張忠烈王有適墮偃月之計而後

無與辨之者當罷兵之初莊簡李公嘗同其議檜之始

未可以遽議也論檜之罪當成於罷王西府之任益姦

臣造謀未始不假宿德重望以厭服衆論事成而即排之者毋恡其若是故李公之去也不數月而王雖一歲而去則亦有所不免夫事之毁譽難定於一時而視其子孫始足以知昔時之行事漢高密侯鄧禹功為中興第一遲遲長安無以辭光武之責至其訓子孫俾各習一藝則其善後良有古意唐李勣垂歿之訓嚴且明矣敬業之覆宗滅祀終不可逭豈非立后之議誠有遺憾也令王闢孫彬彬滿於家秉拖及五世崇德植學卓卓

表著猶不可一二數則是非之公當由是而見因書所聞以附于家傳之後

書史忠定王貸錢券後

桷年十三四時有鄉先生應君文煒年八十餘善談論乾淳諸老舊事為桷言外高祖忠定越王未第時儻富民錢氏坊以養越國夫人洪氏今天童松徑東皐先生精舍即坊故址也當紹興甲子歲越國夫人壽周甲子忠定王假坊錢為酒食以合姻族閭里禮甚具坊故屬

浙東常平司至秋七月不勝輸官之苦留繫于越宿越賣餅湯媼家是歲鄉試期已迫忠定王不得歸里鬱鬱悵望媼徵問曰秀才何負官逋如是遂具以前對媼曰輸官若中秋試必速償我毋惜也王歸果與計偕貢紹興之十四年至乾道間王以衮衣偃藩養越國夫人于越時媼猶亡恙王命使者車迎媼坐堂上拜之欲官其子媼謝弗受曰願丞相子孫他日官越毋忘媼家時賑

與足矣後忠獻為常平使者復命駕媪家拜其像與其子坐且遺金帛甚厚應君又言樞密公師越余時相從湯媪諸孫猶在樞密公紹先志如初特伺候門下旬日為異耳今獲從五世孫公升允叟伏覩手券更攷歲月去秋試纔二月當從此券以償湯媪而桷所聞於應君者不誣謬為可信謹書以補家乘之缺維王盛德厚行垂裕無極以允叟五世大宗兢恪遵奉睦宗廣孝下賢急施當不止智周於家庭惠盡於鄉黨而已也桐木之

韓由南澗而愈昌中國之呂至太史而益著韓呂五世孫聞望若此允叟其有以勗之書曰迪惟前人光又曰紹聞衣德言因以勉允叟併以自勵

書焦節婦傳後

唐虞之事載籍莫詳往讀劉氏外紀胡氏皇王紀等書記帝堯之時孝慈力耕桑者表其門閭雖遐邈無本非有類於荒怪不經吾取以為始焉世衰道微日淪於媮彤管之詩先儒或疑為季代之作於是淑德内範與男

子並稱若列女傳所載張芝桓女之徒皆得如帝堯時故事亦足以惇行表勵噫其意亦深且明矣楠游吳門讀中丞徐公為焦氏婦傳誠可謂懿厥哲婦而其彰明之始實自其弟焦侯發之昔屈原作楚詞悲切反復而獨推高陽之玄冑女嬃之嬋媛益其好德之心根於自然移為忠君愛國猶不敢忘其所自使原幸得其時則其光榮之道不假於原之自陳也方今焦侯以明達粹雅嘗舉正於省闥前徽貞行將以請于太史氏更生蔚

宗之筆足以稱是非如李文公之傳揚節婦不得入唐史為可恨也詩曰此令兄弟綽綽有裕焦侯孝友之道於是乎備矣敢書所聞于後大德庚子越表楠書

書湯西樓詩後

玉溪生往學草堂詩久而知其力不能逮遂别為一體然命意深切用事精遠非止於浮聲切響而已也自西崑體盛襞積組錯梅歐諸公發為自然之聲窮極幽隱而詩有三宗焉夫律正不拘語朕意贍者為臨川之宗

氣盛而力夸窮抉變化浩浩焉滄海之夾碣石也為眉山之宗神清骨爽聲振金石有穿雲裂竹之勢為江西之宗二宗為盛惟臨川莫有繼者於是唐聲絕矣至乾淳間諸老以道德性命為宗其發為聲詩不過若釋氏輩條達明朗而眉山江西之宗亦絕永嘉葉正則始取徐翁趙氏為四靈而唐聲漸復至於末造號為詩人者極淒切於風雲花月之摹寫力孱氣消規規晚唐之音調而三宗泯然無餘矣夫粹書以為詩非詩之正也謂

捨書而能名詩者又詩之靡也若玉溪生其幾於二者之閒矣吳門湯君往得其過葛嶺諸詩玉辟邪鐵如意之警策有得乎玉溪生之深切精遠余每欲蒐其精良者而一讀之來吳門其從游陳子久相過知湯君之詩雕捜會粹皆子久任其事余不識湯君而知其用意閒有與余合遂書玉溪生作詩之源委宋三宗詩體之變以慰湯君庶知湯君非苟於言詩者子久嘗學于湯不知余言能有合於湯否噫詩至於中唐變之始也若玉

溪生者跂而望之其不至者非不進也予久年富才俊它日追風雅之正返雲咸之音其視余言殆猶糠粃也大德庚子四明袁桷書

書高息齋嚴母方氏夫人墓誌後

息齋先生蚤歲入辟雍受知于龜山楊先生後掌國子於熙興五峯先生一書忼慨明白遂即挂冠致事辨春秋王覇未嘗不嚴正而簡明也成均學制至咸淳之末猶復遵守其或變更傳會皆大臣私意或謂與宣和三

舍法徵近是殆不知先生本於周官乘聲附響無以議為也倩聞遺落麟臺故史三厄無從考訂郡志疏鈌能言高氏出處大致譜諜官號亦不多見而桷以先世遺藏得其集註喪禮若奏牘之見於會要者猶一二條目至於他文則皆未之知也今年春得讀嚴母方夫人墓銘其叙師友婚姻之好不以窮達渝易足以知先生成均之法出於閭塾之遺意而方夫人崇師教子不得與流俗同也噫師友道廢遂恥以師自言陳稽古印綬懸

過借館人者有之矣婚姻禮乖雖播揚之睚猶以貧富
異心尚何敢修師友之誼敦婚姻之舊於富貴利達之
後也夷攷漢唐傳記嚴母之賢者莫若延年與武彼二
子苛酷驕蹇遂不幸使內則懿範見於史氏令嚴氏儒
雅奕世聞孫與計偕登仕版者亦不絶書則方夫人之
賢不著於郡乘嚴氏之幸也巨川往歲南極交廣蒐奇
補軼多四方聞見今垂老隱居充然自足不假於當世
而獨卷卷表章先夫人之訓範以示厥後復使高先生

之遺文振暴於二百年之後謏聞寡見由是而廣惇本崇禮由是而興不亦韙與謹書其後而歸之大德壬寅二月九日袁桷書

書吳興張景芳祖母費夫人所作華嚴偈頌後

南軒先生祖母魏國夫人日誦華嚴得心法於佛日杲佛日杲之頓悟機辨亦由華嚴或謂華嚴乃佛富貴比益以妄測妄非知道者方魏國學佛時忠獻以忠正謫居南軒先生從五峯游學子孫為一代師表未始諱言魏

國為異端也近世崇正之説方新凡類近釋氏者子孫皆掩匿不著于家乘今吳興張景芳獨次其祖母夫人偈頌以光示子孫忠厚孝謹將繇爾以興敢書宗袠之事以勉大德壬寅良月望日越袠桷書

書鄭潛庵李商隱詩選

李商隱詩號為中唐警麗之作其源出於杜拾遺晚自以不及故别為一體玩其句律未嘗不規規然近之也拾遺愛君憂國一寓於詩而深譏矯正不敢以談笑道

若商隱則直為訕侮非若為魯諱者使後數百年其詩禍之作當不止流竄嶺海而已也桷往歲嘗病其用事僻昧閒閱齊諧外傳諸書籤于其側冶容禍心遂復中止私以為近世詩學頓廢風雲月露者幾於晚唐之悲切言理析指者鄰於禪林之曠達詩雖小道若商隱者未可以遽廢而議也客京師潛庵鄭公示以新選一編去其奇衺俚艷讀其詩若截狐為裘攟精為炊無一可議去取之當良盡於此昔蕭統定文選至淵明詩存者

特少故議之者不置至王介甫選唐百家詩莫敢異議而或者又謂筆札傳録之際多所遺落嗜好不同固難以一令此編對偶之工一語之切悉附于左商隱之詩如是足矣覽者其何以病因書其説而歸之

書定興王成之墓臺記後

自古不修墓之説見於禮經世媮俗浮遺墟敗塚子孫有泚其顙而莫以為怪抑不知必誠必信當自其始至不幸而修者非禮之正也自墓田定尋丈崇卑之制穣

穰世冑率從事翁仲雲闕之靡麗發丘摸金蔑有遺藏抑不知制令之始蓋以防其侈非俾之薄內以事外也定興王成之躬負土之勞高爲墳臺積至尋丈絕推埋之望而慎終謹始復合於聖人立言之本意吾友李伯宗甫特敘表其事余嘉其純孝之實而復以是說告之大德癸卯七月既望四明袁桷書

書陸淳春秋纂例後

近世春秋家立褒貶於字義㫋不知盡性之理按其形

模以中有司程式為精巧天理人慾三尺童子矜矜然猶能言之春秋之學廢矣習三傳者唯文詞是師左氏盛而公穀廢矣武夷胡氏作傳止於七家唐世傳春秋者皆廢矣噫士何事春秋哉吾里樓宣獻公晚歲欲明義例之說時永嘉陳君舉舍人為春秋傳遂序其意而焚其稿每語後進當以唐陸淳集注纂例清江劉氏傳為下手余家所藏纂例乃寳章桂公所校號為精善按纂例他無善本審此書廢已久聞蜀有小字本惜未之

見唐志纂例十卷集注三十卷微旨二卷辨疑七卷余來杭復得微旨二卷迺皇祐間汴本閒茗溪直齋陳氏書目咸有之當搜訪以足此書以假友人得脫灰燼劉氏傳迺先越公居宥府時岳肅之侍郎所遺家諱咸以絳羅覆其上二書當永為子孫寶俾勿墜

書鄭潛昭曾祖東谷先生謚議後

胡忠簡論王正道時不知其後之忠烈也廟有碑史有傳斯無愧矣三槐名孫崎嶇擾攘欲以奇計立功業不

幸有脱略名教之誚使不若是則幾為狼藉人矣今觀括蒼鄭公覆謚猶不恕置議禮義名節士之大閑謹于正道益將以謹夫後來者耳渡江百餘年屢尼權相獨定謚無敢希指至若賜謚則由舍人行詞端平以後謚愈多而名愈濫惜不得鄭公有以正之嗚呼悲夫

書朔齋先生鄱梁第一樓詩後

南豐記擬峴臺欲與州民同其樂至朔齋先生之賦鄱梁第一樓則欲與之同其憂非深知民隱者言不至是

此卷筆勢有籌筆驛詩態度嘉定以後士大夫不復崇尚字學獨公與莆田陳復齋號能書二公出處相近要未可以一藝名

書朔齋送弟牧翁十絶後

朔齋先生以宗正兼直後省于時先子方入轉運幕府一見道問家世即以科目剡薦至今照牒猶襲藏也今得拜觀遺墨其藹然友于之意見于篇翰前哲愈遠古道日媮摛章繪詞言行實不相顧觀此亦足以媿警

書高使君脉圖後

吾鄉嘉定以後故家諸賢獨高使君衍孫興寄冠珮清逸儼整如晉世圖畫賢士宅旁植水竹奇石號曰竹墅其食必按本草其居處必順叙寒燠銖分脉法如指諸掌往時搢紳類能夸詡之數十年來士益困不復知有清事槅幼與其諸孫一清相過往見一便面即使君脉圖也于時一清方編類經方惜曰不自置叔祖文昌公猶無恙其尊聞于家庭者尤精確可傳信今幾二十年

而一清所為醫書十事亦成矣宓戲作易神農為本草至黃帝述素問難經等書三聖人未嘗以卜筮醫藥為鄙九流肇分漢世儒者猶不得尊則此復何議至陶弘景孫思邈貞白為高能令天子大臣傾下敬愛則道與神完者未可以一槩論也一清方遊公卿間清名雋閥當益以貴重敢誦所聞書附脉圖使來者得以攷清容居士書

題忽訥監司畫像詩卷後

成都郡治歴唐宋幾五六百年牧守皆有畫像政績可紀若韋相國張益州愈逺而愈不忘其治守無狀耄倪咸指其像争詬詈以病益棺事定豈虚語哉忽訥監司按臨長沙墓木已拱其子脱帖木兒宣武公知遺愛之被於長沙也至厚歳久而泯落將懼夫子孫之叙述者未足以傳信固雖豐碑善頌皆廹於一時之指使考其相與社而祝之者審像以覿則得以察其平昔治行之實永久而益信詎家庭之所少而逺求數千里之外哉

徧觀鉅軸其意有若未盡稱也職在太史韋丹之碑其能肯多讓願泚筆以俟

書白敬甫三歲作大字卷

柳柳州劉賓客在海嶠為二童作詩有曰小兒美筆不能嗔涴筆書䆫且賞勤柳州則曰聞道近來諸子弟臨池尋已厭家雞二賢期待如此彼二童迄莫能有聞梧竹先生一為元公期奬卒有成就在易蒙之六五解者謂默識心通為顏子得之令聞壽考先生實何愧焉傳

示子孫俾無斁以承

書胡評事夢昱印紙

捐幼歲嘗讀曾大父樞密越公家乘言寶慶改元九月旦胡評事進對首言濟邸死非上旨當立孤以明本意于時相臣震怒入對兩宮乞黜去未幾御史李知孝希旨具疏削籍庚嶺先公時尹錢塘力遏閣言削籍故事必下京兆書考功籍公遲不肯署復三入閣相怒曰趣書何言宿留凡七月始下公曰不十載當悔復吾毋為

禍首且考功籍謹不涉署後必有知我者繇是戒兵士善護復密以錢鏹相遺贈自後先公門人王公邁亦踵論濟邸事而公亦被黜去端平末年公始得諸老叙復㮣獨不得與胡氏子弟參論來京師豫章周儀之問言是事㮣具所以儀之曰胡公諸孫攜考功紙來與子語誠不妄噫吳夫人之復封端平之初也復立濟祀德祐之末也馴致於此其何可言剛簡丁丑試集英先公時為參詳併識于是謹書其後而歸之乙巳歲三月甲戌

袁桷書

書吳景山樂府

景山吳先生佐金陵閫府時先子實爲貳車亦入幕嘗爲桷言先生壯歲客羣公飛牋疾記坐宴席即就亦弗視言論氷雪懔吐奇磊不肯屈人下晚始第奉常嘗鬱鬱自慨語昔時承平事謂今當不復有未幾逃難解散先生亦竟謝人世後十餘年其子博文爲四明郡博士先子家居敦叙夙昔猶一日也桷客京師博文適先

後至迺出先生手澤一通以示益方回堯章之伯仲非如劉改之徒喑嗚叱咤以氣爲言者也唐子西之詠梅不免以倨傲得罪先生之詞緼而不露哀而不怨情見乎辭而莫知其止殆駸駸乎國風矣俯仰疇昔悲不自勝并志先子遺語而歸之大德乙巳契家子四明袁桷書

書黄彦章詩編後

元祐之學鳴紹興豫章太史詩行于天下方是時紛立角進漫不知統緒謹愞者循音節宕跌者擇險固獨東

萊呂舍人憫而憂之定其派系限截數百輩無以議而宗豫章為江西焉豫章之詩夫豈惟江西哉解之者曰詩至於是茂有能繼者矣數十年來詩益廢為江西者嘗慷慨自許掉鞅出門卒遇虎象空拳恣睢復却立循避不敢近使解者之言迄幸而中噫然則其果不可以復古與捕來京師遇黃生景章于旅次問其譜别于太史為七世而尚書公叔敖之所自出示其詩宮商敷宣黯然不遇之意絶乎詞氣吾知其充然以修與太史氏

之學者非子其誰也夫别江西之宗者是不至太史之堂者也曠百載而有俟捨其諸孫曷有望焉念嘉泰間尚書之孫犖為常平使者于吳曾大父樞密越公丞邑吳江撥定理役時蘇師旦驟幸顯獨絕請託無隱使者大喜得劾于朝而改邑焉俯仰百年門下之誼猶一日庸叙疇昔而勉之大德乙巳八月中秋書于其詩後

書劉將軍詩

言用兵者必曰師尚父讀其遺書多奇簡韻語非深知

詩者不至爾噫采薇杕杜詠歌勞苦雖賤微者猶能知則古言詩抑豈有文武異哉今觀劉將軍詩藹然有觀民風審知止之意使高達夫劉景文復生攬轡並行未知孰先後也陳郡袁桷書

題金承安樂府

幼歲見老樂工歌梨園音曲若不相屬而均數無少間斷猶纍纍貫珠之遺意也承安老人所補歌曲按其音節無少異此殆以文為戲者黄豫章嘗評小山樂府為

狹邪之皷吹豪士之大雅風流日遠惜不得共論承平王孫故態爲之慨然

書清江羅道士詩後

往歲卜居城南過梓人焉曰築室之制崇廣纖鉅必謹其規體梗楠杞梓若一而用之則堂觀亭室各不相類余於是悟作詩法亦猶是也近世工清儉者局於律師宕逸者鄰於豪角立壘守迄無以融液詩幾乎息矣噫風雅頌之體夫子何自而分哉清江羅道士詩余讀之

審劑輕重分析清濁大者合繩墨小者適程度似欲各取其長誠非苟於言詩者余聞學仙之說內固而神益清養之以歲年斯熟矣詩其果有二道乎

題蕭安撫迪後記

老瞞視天下事如探丸晩歲眞態始見李衞號良二千石猶不免爲諸兒計慮迺知情愛雖雄烈有所不忘蕭公安撫副使書迪後記上推本始旁及疏遠教之食之一語不及其私覸者興起噫故國世臣俯仰事變何害

不有獨蕭氏孫曾為名大守賢御史官薄益顯今四世孫文孫靜敏好學年弱冠上書御史府言救荒事皆切實語行受選用種德之報是真有慶矣尚勉之哉

書謝道士歸洞庭詩卷後

古之善養生者必適夫寬閒之地順其陰陽使神足以恬不能有動於心尚絶其所為深林巉巖隱翳自處將感悔震掉日有不給且外不能以自治其理内者奚以合榮觀之道豈徒言哉江湖之水至岳陽而安流停蓄

廣衍動靜交養括蒼馮道士居之三十年安且樂矣北遊京師縱耳目之廣益舒其和平夫山極於燕水極於洞庭求其怪險不可得將安於自然道入于自然則刻形毀志竊據詭幻者吾不知其說也今歸主其徒與之游者各為歌詩四明袁桷敘

書張侍郎孫祖傳存靖齋銘後

壽張先生精忠讜論為一代師表其居家御飭子弟遺言懿範故家往往猶能傳誦稱道聞其曾孫脩謹自振

能世其家一日示以深寧先生所作存靖齋銘凜焉大訓巍然于頹波横流之域紬繹古意深有感焉者也靖念曾大父樞密越公淳熙癸卯與文靖公同薦于鄉至嘉定間同在館閣今百三十有八年兩家子弟罔敢隤墜而桷承教於深寧先生者彌厚敢益以自勵亦以勉大張君焉辛亥歲後學袁桷書

書鄭魯公全拙齋銘後

粵昔先正忠獻韓公詩書五世其父康州牧工於詞章

尹河南富鄭公誌其事淚江南來忠獻張公忠肅虞公
尚論其世皆著書立言有以自見至于二公發揚光顯
百餘年間懦夫庸子猶能仰止自厲審其先德源委端
有來也太師魯國鄭公幼躬敏行是生忠定丞相為穆
陵舊學其四世孫奕夫亦公所為全拙齋銘紬繹莊生
之用大不幾於贅矣念昔先曾大父越公嘉定丁丑編
次集英進士是歲丞相實奉廷對紹定辛卯復同在宥
府桷以先世餘緒獲堦門下風塵荐更甬東世槐不

可復覩深以為拙幾辱而巧鄰薄與其薄也寧辱楠不佞猶願於魯公取法焉敢以自勵亦以勉夫鄭氏諸孫深味之

書鄭魯公嘗充達菴記後

占夢之書具于藝文自漢而下其學已不可究雖間有占驗往往鄰於附會間忠定公以魯公所夢徧閱釋道諸書迄莫能解令雖廣為箋釋使能言于未遇之前誠果奇矣忠定布衣時嘗夢有告公者他日公官位當止

尚書後除禮部辭不拜由内相入政府身後卒贈尚書令此夢之符有不待辨而明者因以儁聞併補于家乘

書高密鄭節婦傳後

儁令義士節婦焯然表著者得入國史實緣周召二南正始之道此殆其遺意也世祖皇帝天兵下山東膺東諸侯之任者維高密鄭公閭昔時諸老言僭亂以後削荒易頑納諸軌範繄鄭公是倚褒嘉之典書于太史澤遺子孫振家聲以趾徽者纓綏相接内教嚴整薫然正

直流于士女終始貞潔桷待罪史館異日得秉筆書鄭公家世遺事附録節婦于後亦足以光盛世文明熈洽之偉焉得而遜諸

跋塡山經德堂記後 象山先生作

晦菴先生晚歲每言陸文安公之門人多得踐履是益深憂其徒之學鄰於上達後百餘年黨同惡異空言相高其獘有甚於昔令觀塡山吳氏編次師友淵源固有鈌軼是又其門人之諸孫也勉之哉晦菴之言是誠有

驗矣廷祐改元陳郡袁桷書

吳饒公制書跋

史遷序道家以清淨為至言作封禪書唯紀祠祝符應吉哉言乎能知史遷之微斯近之矣皇朝累聖繼體守文基祚鞏隆維臣全節職掌玄學敷澤道德夸誕於鑾之說悉所不取祈天永命與易範相表裏至大三年褒嘉典刑遂特貽其祖父哀榮備美聞者歆企粤昔開元有臣法善前席之對皆理道要術追顯先代而史官紀

載弗克偉著論者惜之恭讀贊書景命於欒移孝爲忠

全節之志罔敢自替太史氏誠宜泚筆以登信史使知

皇元崇尚實邁往古來者得以有考云延祐改元史臣

揖謹記

跋象山先生經德堂記後

朱文公答項平甫書云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

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

而其平日所論問學上多所以爲彼學者多持守可觀

而看義理不細其自覺於為已為人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今觀文安公所作經德堂記瑱山吳伯厚乃其門人諸孫持守之學有繼謹録文公語于前俾愧夫世之貴耳賤目者願勉之哉

書南劔謝君程文後

李漢定昌黎文獨序其古賦而明水賦不得入今世定為外集者葢趙氏本也唐宋以詞賦取士其所為文率不傳後至王安石改經義獨張庭堅陳古正義闡儒先

之徵旨故東萊吕氏取而第之往歲閩中諸先賢如莆陽二劉正字三山二林公皆別為程文傳于其家而鄭屯田鍔通五經資其說以取進士皆私相秘藏非其門人傳授不可復得屯田嘗講授四明樓宣獻沈端憲皆諸弟子于時談經之士專守師說非若後時鑿新逞奇以取有司之悅而昔時為有司者又皆温良敦厚以成國家之盛令世之所傳者斷自乾道淳熙之際彬彬然猶可考也延平謝君用和示其先人所為詩論反其

程文文獻之徴將於是有取噫宋世呫經墨義之制雖見於史莫得詳自吕申公試卷之編行而其法具在謝君之意余深知之史氏之為宋史者尚宜有取焉史官

表桷書

書順堂記後

抑嘗觀易而知乾坤之用焉坤固順也而承天者逆也乾坤定而人行乎其中仰觀乎天七政繫焉猶不得與天同則人之所以法坤者猶法天也事坐於有為貧富

壽夭導其自然庸詎知吾之謂逆者非順也耶故動心忍性者逆之用存心養性者順之體也尚書元公以順之道由逆相須蜀郡虞博士取坤順以為德余謂李君能盡天道斯能盡人事之理矣

書廬陵蕭煥有救荒策後

救荒莫獘於鬻度牒宋世大儒猶不免遵而行之民益墮而食益衆矣鬻爵之令盛於秦漢然不使之治民猶有成周遺意降于後王令下而中變習為固常望望然

以去於是禁抑興而敲扑繁矣廬陵蕭煥有來京師簡靜自修心鄙諸人咄嗟取大官閉門無競一日上書御史府陳救荒三策三策行而祿弗及噫今世上書率資以為仕進然卒未嘗有見用者甚者圖絕域覈稅畝以自便朝廷清明卒報罷而猶未悔視煥有三策寧不有愧然天下之弊在於斟酌損益救荒有書而先賢素講猶有缺然年至而學益加煥有之進殆未已也延祐丙辰八月旦日史官袁桷書

書余國輔詩後

余嘗以為聲詩述作之盛四方語諺若不相似考其音節則未有不同焉者何也詩盛於周稍變於建安黄初下於唐其聲猶同也豫章黄太史出感比物聯事之冗於是謂聲由心生因聲以求幾逐於外清濁高下語必先之於聲何病焉法立則獘生驟相模倣豪宕怪奇而詩益浸淫矣臨川王文公語規於唐其自高者始宗師之拘焉若不能以廣較而論之其病亦相似也余君國

輔生臨川守宗會源其所為詩質者合自然華者存至理雍容悼歎知時之不遇猶先王國風之意也小弁之怨為親親黍離之憫為宗周酌古之詩詳之矣秉彛好德詩之道也在昔先正以是言之矣桷從子瑛曩嘗獲師國輔仰其高風敢申以言之

書程君貞詩後

風雅異義今言詩者一之然則曷為風黄初建安得之雅之體漢樂府諸詩近之蕭統之集雅未之見也詩近

於風情性之自然齊梁而降風其熄矣繇宋以來有三變焉梅歐以紆徐寫其材高者淩山嶽幽者穿巖竇而其反覆蹈厲有不能已於言者風之變盡矣黄陳取其奇以為言言過於奇奇有所不通焉蘇公以其詞超於情答然以為正頹然以為近後之言詩者爭慕之音與政通因之以復古則必於盛明平治之時唐之元和宋之慶歷斯近矣感昔時流離兵塵之衝言不能以宣其愁而責之以合乎古亦難矣夫詩之言風悲憤怨刺之

所由始去古未遠則其道猶在越千百年日趨於近是不知國風之作出於不得已之言也程君貞其為詩淡而和簡而正不激以為高舂容怡愉將以鳴太平之盛其不過之意發乎心而未始以為怨也雅也者朝廷宗廟之所宜用儀文日興絃歌金石迭奏合響非程君其誰宜也願勉乎哉

書杜東洲詩集後

蘇文忠自渡嶺海以後詩律大變益其精神氣槩逢海

若而不悁噴薄變化迎受之而莫辭昔之善賦詠者必
窮涉歷之遠至於空巖隱士其所諷擬不過空林古澗
語近意短又安能足以廣耳目之奇寫胷臆之偉哉杜
君臣傑乘漕艎遵神山閱海市觀光於上京食氷嚙雪
足跡之所歷不盡不止壯矣哉故其所為詩視其篇題
誠足以奪山林之固陋至於鍛錬之工搜抉之巧發於
心聲自然合埜鏞之閒歌錯錦綺之奇文夫豈率意而
為之者信以知遠遊之有益於斯文也余五度居庸留

京師幾二紀閲舊藁無一奇語始從君挂席南斗則殆將有進矣因書以歸清容居士叙

清容居士集卷四十八